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卷十

宋 張洽 撰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

劉氏傳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

子宋馬喪至于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益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　今案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强臣春秋不書正月所以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屬役于韓簡子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

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胡氏曰周官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于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子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

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穀梁傳殯而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胡氏傳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惟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

丑宰臣太保即于是日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于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愚案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適而立不正至于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魯之君子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禮之足言哉此所謂為永鑒者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傳季孫使役如闞公

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冦也溝而合諸墓　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

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立煬宮杜氏注煬公伯禽子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也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愚案季氏未嘗知鬼神之理妄禱而僭立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矣冬十月隕霜殺菽杜氏注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蘇氏曰僖三十三年書隕霜不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杜氏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

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秋楚人伐吳

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于人之則楚力竭矣于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于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于此而後至于禍敗失國也杜氏注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

冬十月

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言新有故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　劉氏意林曰魯用王禮是以

其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覩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命于天子下不告于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並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羊作枝拔地闕 傳盟于郯修邾好也杜氏注郯即拔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召陵見僖四年

傳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相請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秖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杜氏注入楚境故書侵程子傳楚恃其强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劉氏意林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兵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春秋别嫌明微之書也孔子獨傷之是所以眷眷於皋鼬之盟者也　襄陵許氏曰皋鼬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于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扈之盟荀寅求貨弗得沮召陵之謀故正勝于明時而賄流于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之所以横政於上國也　今案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

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侯拘于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特强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陸氏微旨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皐鼬公羊作浩油杜氏注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傳及皐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鮀私于萇弘乃長衛侯于盟　陸氏纂例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程氏傳公以不獲見于晉故乃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杞伯成卒于會成公羊作戊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秋七月公至

自會不至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劉卷卒杜氏注即劉蚠也陸氏纂例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葬杞悼公楚人圍蔡傳楚為沈故圍蔡　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徵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襄陵許氏曰諱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寡弱也　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非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葬劉文公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羊作柏莒今本穀梁作柏舉　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荆楚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胡氏傳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强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栢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于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

牢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於其戰也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郢公羊穀梁並作楚

傳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奔鄖鄖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

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焚之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胡氏傳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

宗廟還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姸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而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夏歸粟于蔡傳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畧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於越入吳傳吳在楚也　劉氏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

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劉氏傳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絶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　意林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于翬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翬遂之弑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敵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絶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于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

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讐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襄陵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羊作遫後同 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今按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至今年大抵困於與鄭為隣至成十五年遷葉之後又畏鄭而遷也定四年方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數年楚困于吳鄭遂滅之然自哀元年以後

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太岳之後其亡一見害於二月鄭其存一恃于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也

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冬天王處于姑猶避亂也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愚謂奉晉命以討鄭之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

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劉氏意林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搆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霸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致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謹案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逆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潰

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所以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絶也　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于列卿私意威柄不復在其君矣三卿分晉而請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注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于齊故圍之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襄陵許氏曰霸道驟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益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羊作沙澤杜氏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案元城今屬大名府　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

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襄陵許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　劉氏意林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内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亦信乎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　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謹案魯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公至自侵齊軍政不立公之覩行致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傳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以後九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

瓦瓦衛地杜氏注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 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于是乎始尚羔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于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士公羊作趙遂侵衛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

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傳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

衛地杜氏注叛晉也**從祀先公**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祢也祢則曷為不言祢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也其非正柰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雖通其義君子不與也

盜竊寶玉大弓杜氏注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

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説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

季氏專魯國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于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所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賊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于地也分器重于地者賊貨而貴命也　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于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羊作囆　得寶玉大弓　傳陽虎歸寶玉大弓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虎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

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王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注五氏晉地　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

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單旅禮聘之事不交于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羊穀梁作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　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

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穀梁傳其致何也危之也其危之柰何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

于煩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傳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服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穀梁田上有之字

杜氏注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輔曰桓三年讙杜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却萊人誅倡優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于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程氏傳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　胡氏傳齊桓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任公輔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無鹽在今鄆州須城縣東　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使其圉人殺之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羊作費誤也　傳二子及齊師復圍郈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

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胡氏傳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郈則强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强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

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羊作池　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羊作鞌安甫齊地案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叔孫州仇如齊傳武叔聘于齊杜氏注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公羊穀梁暨下有宋字劉氏傳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蓋强脅之也　胡氏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于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劉氏意林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胡氏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傳及鄭平始叛晉也　杜氏注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　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賄譏還泪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于執樂祁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謹案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强臣不敢恃强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為季氏叔氏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强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聖人雖用于魯而季氏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於偽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所以墮都之謀終于圍成而不果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傳衛公孟彄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

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常山劉氏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至屢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強而不服 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于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 胡氏曰三都之墮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之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于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羊作晉誤也　黃齊地杜氏注盟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

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蘇氏曰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為魯而墮三都亦幾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之得民久矣故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為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魯猶可治也孔子為魯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之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胡氏傳按是年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塗及齊人餽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墮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字　杜氏注垂葭一名郹氏高平鉅野縣有郹亭今屬濟州　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鋭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杜氏注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襄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

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唐曰太原府本朝并州　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微吉趙氏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公羊傳寅下有及字　朝歌晉

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　傳范皐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盟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夫

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于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責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薛弑其君比

胡氏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公羊穀梁作晉

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胡氏傳衛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戌又以富見惡于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公羊作公子牂作牄

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

罪重于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傳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羊作醉檇李吳地杜氏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為秀州治所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遂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

之衰也曰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冠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胡氏傳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作堅　杜氏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　愚謂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洮見僖八年傳范氏故也　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劉氏傳膰脤以親兄弟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盍蒯聵閑野人之歌其心懟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

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于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内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　愚案劉氏之説發明蒯聵之不敢弑其母當合劉敞夫解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故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彄出奔鄭

傳衛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

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于三家則季孫孟孫氏之所為也　城莒父及霄皆魯邑莒父子夏嘗為之宰此作無冬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傳邾隱公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曷為不言所食漫也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于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氏傳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

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人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襄陵許氏曰春秋高寢宫名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内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羊作軒 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杜氏注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霸之遺業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公羊作蘧蒢 傳謀救宋也 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盟畔

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邾子來奔喪穀梁傳喪急不言救為其不誠于救也故以奔言之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于强大之國非禮明矣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梁作弋下同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者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于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杜氏注諸侯會葬非禮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于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强弱為國者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梁作稷乃古昃字穀梁傳葬既有

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胡氏傳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杜氏注邾庶其邑 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 愚案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隣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閒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集注卷十

春秋集注卷十一

宋　張洽　撰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益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注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盖楚封之　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於吳胡氏傳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於江汝則遷其國也

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畧之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以直報怨故議讐之輕重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辭也　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本務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于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于句踐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

郊牛下有角字　穀梁傳鼷鼠食郊牛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志三月卜郊何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胡氏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襄陵許氏曰霸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于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陵歴不忌矯奪無厭盖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歳矣　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于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强陵弱之亂至于如此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氏注句繹邾地　劉氏傳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盖自謂猶君矣　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與之盟不

知以義睦隣之故也

故詳書以著其罪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愚案蒯聵必無欲弑其母之事二劉氏嘗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靈公惑于南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為實觀春秋再以世子書之則知蒯聵為無罪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輒據其位而與父爭立若以衛戚書則是蒯聵不得有其國故書戚而不繫之衛公羊所謂子不

得有父者是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作栗杜氏注衛地在戚城南　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甲戌將戰郵無恤禦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志乎此戰也云爾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杜氏注元年蔡請遷于吳今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　胡氏傳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

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于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説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知吳師入而委罪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況于國乎使蔡昭必殺公子駟而後可免則寧亡國而已矣大正不渝此國鎮也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孫氏曰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齊國夏主乎圍戚也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乎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誅其惡　襄陵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盜非禮矣　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宫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為悦者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羊作開陸德明云避漢景諱也　杜氏注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

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饑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襄陵許氏曰宋始闚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氏注公子駟之黨 胡氏傳見上殺公子駟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襄陵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冦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弑 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

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　胡氏傳察左氏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罪于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累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益嘗謀國不使其君至于是而弗見肩者也故書法如此　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不言弑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　愚謂凡弑君稱弑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君上得罪于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翩之事成于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

道矣

七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霍即盱也傳及胡氏注並見上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 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孫氏曰蠻夷猾

夏久矣晉人執戎蠻子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　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杜氏注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范氏注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班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　公羊傳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　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

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又作訛杜氏注備晉也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秋九月癸酉齊侯

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冬叔

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愚案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

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身死肉未寒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與

六年春城郲瑕 瑕公羊作葭杜氏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郲郪城今濟州任城縣地也　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厲斁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蓋以作鮮虞人納荀寅于柏人云

吳伐陳 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復侵陳修先君之怨也令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愚謂夫差修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愚謂高國為國世臣從君于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故名以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柤見襄十年注　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吳入驕蹇可以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

寅楚子軫卒

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

傳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速夜至于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

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 程氏傳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或問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愚謂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而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其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欲立其位而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羊作舍 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

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杜氏注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刼立陳乞流涕子家懼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愚案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鄫即舊鄫國杜氏注今琅邪鄫縣傳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今案此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于始而遺患于後日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予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弗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于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劉氏曰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　胡氏曰恃彊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曷為不諱以其不念舊惡能去之而不積歸邾子益于邾則有改過遷善之美而前惡不足以累之故于此書而不諱見聖人

道隆德盛而待人之弘且厚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吳伐我

傳吳為邾故三月伐我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

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胡氏傳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誅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旦夕至于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杜氏注在東平剛縣北地譜今兖丘龔蛇縣也　程氏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曹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襄陵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

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謹案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傳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程氏傳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杜氏注縣屬陳留今屬開封　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

鄭羅歸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伐陳　傳鄭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杜氏注報雍丘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胡氏傳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

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盍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無者也故没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從鄭伯髡頑之例望人之所以討亂賊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襄陵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

夏宋人伐鄭　襄陵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襄陵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具其文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　師氏曰公會吳師以伐強齊吳人之心不可信而強齊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夷公

羊作

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外裔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荒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當為楚滅而僅存爾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横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其意亦猶是也觀春秋書吳救陳之事而聖人之意傷矣　或問春秋幸吳之救而不以

人及師書之何也愚謂宣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國者也楚猶近于中國也故春秋于楚書師書人不以號稱定哀之時吳主中國也吳遠于中國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嗚呼玆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傳齊為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

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為受之柰何蓋伐喪也　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

戌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袁頗出奔鄭

袁左氏穀梁作轅 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袁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甲戌戰

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劉氏意林曰夫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耳國書之用齊也内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隣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　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主與吳戰不為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何氏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

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令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于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愚案田賦之實不書其詳于傳獨孔子言以丘足矣可見加賦于古合何氏許氏之說觀之可以得春秋之旨矣

夏五月

甲辰孟子卒

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何氏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姓共祖亂人倫與禽

歟無別昭公既娶吳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胡氏傳昭公不謹于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于廟不書于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而亂男女之別哉迫于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流于無義無別而不辭也

公會吳于橐皋 橐音章夜反一音託

橐皋吳地杜氏注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地譜云逡遒故城在今廬州慎縣東南 傳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

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公羊作運杜氏注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地譜吳地海陵今泰州城下

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冬十有二月螽**公羊作螺　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泰山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夏許男成卒**成公羊作戍**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晉地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　傳公會單平公晉定

公吳夫差于黄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外傳吳語曰夫差會晉公午于黄池越王勾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今

夕必挑戰以廣民志請王厲士以奮其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秣馬食士夜中命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陣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為帶甲三萬以勢攻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三軍皆譁釦以振旅晉師大駭不出乃令董褐請事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晉負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孤之事君與不得事君皆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覲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使褐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君命長弟許諾吳王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襄陵許氏曰兩伯之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于黄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　穀梁傳黄池之會吳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合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説當主穀梁書及之説公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所載為詳但所載尊周室之事葢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　黄池之會左氏

傳以為先晉而外傳乃謂夫差以三萬兵脅晉而先之二者將孰從哉愚以春秋書法及事理考之外傳之說是也何也春秋未嘗許吳也而此會特書吳子若夫差無能改於其德因為越所敗而先晉則不書晉侯及吳子矣考之經會吳始于鍾離自是至槖臯凡七會吳至此乃特書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誠以夫差易王而稱公耳夫去其王而稱公此齊桓之所不能行于楚者也而夫差稱吳公以會春秋以其尚存周室是以爵稱之而異于他日會吳之書也不然黃池之去槖臯一二年間耳春秋安得遽子之哉或曰夫差迫于越之禍不得已而從耳孟子曰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聖人子吳人之改過遷善立法以垂世豈必窮其不得已之意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傳見上　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　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

主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㴱切著明之義也　又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子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薛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忘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于外此越所以霸諸侯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許氏曰脫也

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閒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盍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

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葬許元公　九月螽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為農災又非冬十有二月之比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案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盜殺陳夏區夫區公羊作嘔十有二月螽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　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為司歷之過此歷不時革之敝與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于二年而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于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曰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 詩釋文麟麕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 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愚謂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為畜包犧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凰儀周公告召公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于周

末而麟見于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于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于鉏商而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興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累也中國四荒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其大且廣者如此則凡小且偏者何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

得陵僭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夫其至動至賾之不齊而聖人何以一之哉曰仁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書于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

春秋集注卷十一